

新唐書

宋 歐陽修 宋 祁 撰

新唐書

第

九

冊

卷一七一至卷二〇五(傳)

中華書局

精

5180-55315

全冊 27.55元

精

72.00元

0972

11.34元

唐書卷一百七十一

列傳第九十六

李光進

光顏

烏重胤

石洪

李珣

王沛

逢

楊元卿

延宗

曹華

高瑀

劉沔

石雄

李光進，其先河曲諸部，姓阿跌氏。貞觀中內屬，以其地爲雞田州，世襲刺史，隸朔方軍。

光進與弟光顏少依舍利葛旃，葛旃妻，其女兄也。初，葛旃殺僕固瑒，歸河東，辛雲京遂與光進俱家太原。以沈果稱。從馬燧救臨洛，戰洹水有功。歷前後軍牙門將、兼御史大夫、代州刺史。元和四年，王承宗反，范希朝引師救易定，表光進爲都將。時光顏亦至大夫，故軍中呼「大小大夫」。俄檢校工部尚書，爲振武節度使，賜姓以光寵之。別詔光顏拜洛州刺史。弟兄榮冠當時。光進徙靈武，卒，年六十五，贈尚書左僕射。

有至性，居母喪，三年不歸寢。光顏先娶，而母委以家事。及光進娶，母已亡，弟婦籍貲貯，納管鑰於姒，光進命反之，曰：「婦逮事姑，且嘗命主家事，不可改。」因相持泣，乃如初。

光顏字光遠。葛旃少教以騎射，每歎其天資票健，己所不逮。長從河東軍爲裨將，節度使馬燧謂曰：「若有奇相，終必光大。」解所佩劍贈之。討李懷光、楊惠琳，戰有功。從高崇文平劍南，數擐旗蹈軍，出入若神，益知名。進兼御史大夫，歷代洛、二州刺史。

元和九年討蔡，以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。始踰月，擢本軍節度使，詔以其軍當一面。光顏乃壁澠水。明年，大破賊時曲。初，賊晨壓其營以陣，衆不得出，光顏毀其柵，將數騎突入賊中，反往一再，衆識光顏，矢集其身如蝟。子攬馬鞅諫無深入，光顏挺刃叱之，於是士爭奮，賊乃潰北。當此時，諸鎮兵環蔡十餘屯，相顧不肯前，獨光顏先敗賊。始，裴度宣慰諸軍，還爲憲宗言：「光顏勇而義，必立功。」

俄又與烏重胤破賊小澠河。初，都統韓弘約諸軍攻賊，賊先薄重胤壘，重胤中矛創甚，請救於光顏。光顏策賊既出，則小澠橋之堡可乘，且重胤不可破。遣大將田穎、宋朝隱襲其城，夷之，賊失贅聚。弘怒不救重胤，違節度，取穎等將戮之，舉軍惜其材，光顏不敢

拒。會中人景忠信至，知其然，即矯詔械繫在所，馳以聞，有詔釋之。弘及光顏更以表言，帝謂弘使曰：「違都統令當死，但以功可贖，赦之以爲後圖。」弘不悅。自是與弘有隙。

十一年，屢困賊，遂拔凌雲柵。捷奏入，帝大悅，厚賚其使，進檢校尙書左僕射。十二年四月，敗賊於鄆城，死者什三，數其甲凡三萬，悉畫雷公符、斗星，署曰：「破城北軍。」鄆守將鄧懷金大恐，其令董昌齡因是勸懷金降，且來請曰：「城中兵父母妻子皆質賊，有如不服而屈，且赤族。請公攻城，我舉火求援，援至，公迎破之，我以城下。」光顏許之。賊已北，昌齡奉僞印，懷金率諸將素服開門待。光顏入之，城自壞者五十版。

弘素蹇縱，陰挾賊自重，且惡光顏忠力，思有以撓之。乃飭名姝，教歌舞、六博、樗蒲、珠珎，舉止光麗，費百鉅萬，遣使以遺光顏，曰：「公以君暴露于外，恭進侍者，慰君征行之勤。」光顏約旦日納焉。乃大合將校置酒，引使者以侍姝至，秀曼都雅，一軍驚視。光顏徐曰：「我去室家久，以爲公憂，誠無以報德。然戰士皆棄妻子，蹈白刃，柰何獨以女色爲樂？爲我謝公，天子於光顏恩厚，誓不與賊同生！」指心曰：「雖死不貳。」因嗚咽泣下，將卒數萬皆感激流涕，乃厚賂使者還之，於是士氣益勵。

裴度築赫連城於洹口，率輕騎觀之。賊以奇兵自五溝至，大呼薄戰，城爲震壞，度危甚，光顏力戰却之。先是，光顏策賊必至，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，扼其歸。賊敗，棄騎去，

顓死溝中者千餘。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，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。董重質棄洄曲軍降愬，光顏躍馬入賊營大呼，衆萬餘人投甲請命。賊平，加檢校司空。入朝，召對麟德殿，賜與蕃渥，命宴其第，歸芻米二十車。

帝討李師道，徙義成節度使，許以忠武兵自隨。不三旬，再敗賊濮陽，拔斗門，斬數千級。上言許、鄭兵合不可用。遂復鎮忠武。吐蕃入寇，徙邠寧軍。時虜毀鹽州城，使光顏復城之，亦以忠武兵從。初，田緡鎮夏州，以叨沓開邊隙，故党項引吐蕃圍涇州，郝玼力戰破之。光顏聞賊至，料兵以赴，邠人慢言惱惱，騰諫不肯行。光顏爲陳說大義，感慨流涕，聞者亦泣下，遽卽路，虜走出塞。

穆宗立，召還，賜開化里第，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還軍，資況不貲，以寵示羣臣。俄徙鳳翔。帝將伐鎮州，復還忠武，又兼深冀行營節度使。宰相百官班餞，帝御通化門臨送，賜珍器、良馬、玉帶。光顏提軍深入，而餽運不至，有詔以滄、景、德、棣州益之。光顏以宰相處置失宜，辭兼領，亦會赦王廷湊，復所治。李齊亂汴州，詔總軍出討，朝受命，暮卽戎翌日，拔尉氏。與汴人戰琵琶溝，未陣，薄之，賊走。齊平，進兼侍中。敬宗初，眞拜司徒、河東節度。寶歷二年卒，年六十六，贈太尉，諡曰忠，賻賜良厚。及葬，文宗以其功高，復賜帛二千匹。

光顏性忠義，善撫士，其下樂爲用。

許師勁悍，常爲諸軍鋒，故數立勳。王仙芝、黃巢反，諸道告急，多請以助守。大校曹師罕以千五百人隸招討使宋威，張貫以四千人隸副使曾元裕。僖宗倚許軍以屏蔽東都，有請以爲援，率不報。大將張自勉討雲南、党項、龐勛亂，解圍壽州，戰淮口，以功累擢右威衛上將軍。至是表請討賊，詔乘傳赴軍，解宋州圍。威忌自勉成功，請以隸麾下，且欲殺之。宰相得其謀，不聽，以自勉代元裕。

烏重胤字保君，河東將承珖子也。少爲潞牙將，兼左司馬。節度使盧從史奉詔討王承宗，陰與賊連。吐突承璀將圖之，以告重胤，乃縛從史，帳下士持兵合譴，重胤叱曰：「天子有命，從者賞，違者斬！」士斂手還部無敢動。憲宗嘉其功，擢河陽節度使，封張掖郡公。

帝討淮蔡，詔重胤以兵壓賊境，割汝州隸其軍，與李光顏相犄角。大小百餘戰，凡三年，賊平，再遷檢校司空，進邠國公。徙橫海軍，建言：「河朔能拒朝命者，蓋刺史失權，鎮將領軍能作威福也。使刺史得職，大帥雖有祿山、思明之姦，能據一州爲叛哉？」臣所管三州，

輒還刺史職，各主其兵。」因請廢景州。法制脩立，時以爲宜。

討王廷湊也，出屯深州，方朝廷號令乖迕，賊寢不制，重胤久不敢進。穆宗以爲觀望，詔杜叔良代之，以重胤爲太子太保。長慶末，以檢校司徒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。召至京師，改節天平軍。文宗初，眞拜司徒。李同捷請襲父位，帝方務靜安，授

同捷兗海，以重胤耆將，兼節度滄景，以齊州隸軍。未幾卒，年六十七，贈太尉，諡懿穆。

重胤出行伍，善撫士，與下同甘苦。蔡將李端降重胤，蔡人執其妻殺之，妻呼曰：「善事烏僕射！」得士心大抵如此。待官屬有禮，當時有名士如溫造、石洪皆在幕府。旣歿，士二十餘人刲股以祭。

子漢弘嗣爵。居母喪，奪爲左領軍衛將軍，固辭，帝嘉許之。

石洪者，字濬川，其先姓烏石蘭，後獨以石爲氏。有至行，舉明經，爲黃州錄事參軍，罷歸東都，十餘年隱居不出。公卿數薦，皆不答。重胤鎮河陽，求賢者以自重，或薦洪，重胤曰：「彼無求於人，其肯爲我來邪？」乃具書幣邀辟，洪亦謂重胤知己，故欣然戒行。重胤喜其至，禮之。後詔書召爲昭應尉，集賢校理。

又有李珙者，世儒家，珙獨尙材武，有崖岸。嘗至澤潞見李抱眞，欲署牙將，聞其使酒，不用。都將王虔休曰：「珙奇士，不能用卽殺之，無爲它人得也。」抱眞不納。虔休代節度，引爲將。重胤禽從史，珙將救之，旣聞謀出朝廷，乃止。重胤愛其才，討淮西也，表爲行營都將。終右武衛上將軍。

王沛，許州許昌人。少勇決，爲節度使上官浼所器，妻以女，署牙門將。浼卒，它壻田俛脅浼子襲領其軍，謀殺監軍。沛知其計，密告之，支黨悉禽。德宗嘉美，卽拜行軍司馬。而劉昌裔領節度，奏沛爲監察御史，有詔護浼喪還京師。帝召見歎息，以爲功異等，嫌昌裔所請薄，謂沛曰：「吾意殊未厭，爾歸矣，方使別奏。」沛未至許，拜兼御史中丞。

李光顏討吳元濟，奇沛風概，署行營兵馬使，使將勁兵別屯，數破賊有功。時詔書趣戰，諸將觀望，不敢度澱以壁。沛引兵五千夜濟合流，扼賊衝，遂城以居。於是河陽、宣武、太原、魏博等軍繼度，圍鄆城。沛先結壘與賊對，蔡將鄧懷金遂降。蔡平，加兼大夫。復從光顏定淄青。及光顏鎮邠，詔分許兵往戍，沛又爲都將，救鹽州，敗吐蕃，以功擢寧州刺史。徙陳州。

李齊之亂，以忠武節度副使率師討齊，加檢校右散騎常侍，進拜兗海沂密節度使。是時新建府，俗獷驚，沛明示法制，蒐閱以時，軍政大治。以檢校工部尚書徙忠武。大和元年卒，贈尚書右僕射。

子逢，從父征伐，累功署忠武都知兵馬使。大和中，入爲諸衛將軍。從劉沔、石雄破回鶻於天德，有士二千人未嘗戰，欲冒常賜，逢不與，或爲請之，答曰：「士奮死取賞，若無功而賞，何哉？」武宗以逢用法嚴，使宰相李德裕讓之，逢曰：「戰者前蹈白刃，不以法，人孰用命？」討劉稹也，爲太原道行營將，領陳許兵七千屯翼城。稹平，加檢校右散騎常侍。後亦至忠武節度使云。

楊元卿，史失其何所人。少孤，慷慨有術略。客江海上，時時高論，人謂狂生。吳少誠跋扈蔡州，元卿以褐衣見，署劇縣，俄召入幕府。又事少陽。每奏事至京師，頗爲宰相李吉甫慰納。元卿還，與少陽言君臣大義以動其心，賊黨惡而共構之，判官蘇肇保救乃免。然元卿陰橈少陽事，而輸款朝廷。及元濟擅襲節度，元卿欲困其財使不振，謬說曰：「先公

吝于財，諸將至寒餒。府之有亡，我具知之。君若大賜將士以自固，又卑辭厚禮邀事諸鎮，則諸將悅，庶幾助我。吾爲君持表見天子，安有不從者？」元濟許之。既至，則具條賊虛實，請敕諸道執元濟誅之。元濟覺，乃殺其妻并四子，圻爲一壘射之，肇亦被害。

憲宗拜元卿 岳王府司馬，與李愬議僑置蔡州，以元卿爲刺史，優納降附，壞賊黨與。元卿入見，願假度支錢及它奏請不合旨，又裴度以諸將討蔡三年，功且成，若又以州與元卿，恐歛望生事，議格。更授光祿少卿。蔡平，超拜左金吾衛將軍。建言：「淮西多怪珍寶帶，往取必得。」帝曰：「我討賊，爲人除害。賊平，我求得矣，焉用寶！止勿復言。」出爲汾州刺史，復入爲金吾。

長慶初，鎮魏易帥，元卿具道所以成敗事，穆宗久乃悟，賜白玉帶，擢涇原渭節度使。元卿墾發屯田五千頃，屯築高垣，牢鍵閉，寇至，耕者保垣以守。居六年，涇人德之。徙節河陽。何進滔亂魏博，元卿請自齎三月糧舉軍出討，文宗嘉美，加檢校司空。獻粟二十萬石，助天子經費。進光祿大夫。徙宣武軍。大和七年，以疾歸東都，授太子太保。卒，贈司徒。然性儉巧，所至聚斂，諧結權近，故累更方任云。

子延宗，開成中爲磁州刺史，與河陽兵謀逐帥自立。事敗，詔以元卿嘗毀家歸忠，全其

宗，杖死延宗於京兆府，賜還田產。

曹華，宋州楚丘人。始從宣武軍，縛亂將李迺送闕下，節度使董晉署爲牙將。後避仇奔東都，會吳少誠叛，留守王翊署華襄城戍將。華浚隍堦，日與賊搏，數禽馘，賊憚之。憲宗初，累拜檢校右散騎常侍，召至京師，賜矛甲繒錦，還屯。拜寧州刺史，未行，屬吳元濟不受命，詔河陽懷汝節度使烏重胤討之，重胤請華自副。戰青陵城，賊大奔，拔凌雲柵，以功封陳留郡王。

蔡平，進棣州刺史。州與鄆比，時賊略定滴河，華遽逐賊，斬二千級，復其縣。又募羣盜可用者，貸死，補屯卒，使據孔道。賊至，輒擊卻之，不敢北。擢橫海節度副使。時朝廷披鄆爲三鎮。其明年，兗海軍亂，殺觀察使王遂，詔華往代。視事三日，合軍大饗，募甲士于廡，酒中，令曰：「天子以鄆人參別而戍，有轉徙勞，欲厚賞之。請鄆人右，州兵左。」既而出州兵，乃闔門大言曰：「天子有命，誅殺帥者。」甲起于幕，環之。凡斬千二百人，血流殷渠，赤氣冒門高丈餘。海、沂之人，重足屏息。

華惡沂地褊，請治兗，許之。自李正己盜齊、魯，俗益汙驚，華下令曰：「鄆、魯禮義鄉，

不可忘本。」乃身見儒士，春秋祀孔子祠，立學官講誦，斥家貲佐贍給人，乃知教，成就諸生，仕諸朝。

鎮人 害田弘正，華亟請以本軍進討，不從。進華檢校工部尚書，就充節度使。李齊叛，以兵取宋州，華不待命，以兵逆擊，破之。齊平，檢校尚書右僕射。徙鎮義成軍。盜殺商賈，吏捕得，乃華嬖人。華怒，斷其頸以祭死者。卒，年六十九，贈左僕射。

華雖出戎伍，而動必由禮，愛重士大夫，不以貴倨人，至厮豎必待以誠信，人以爲難。

高瑀，冀州 蓆人。少沈邃，喜言兵。釋褐右金吾曹參軍，累遷陳、蔡二州刺史，入爲太僕卿。

忠武節度使王沛死，衛軍諸將多自謂得之，宰相裴度、韋處厚以瑀治陳、蔡素有狀，習軍中情僞，欲任之。會其軍表丐瑀，乃檢校左散騎常侍，領忠武節度使。自大曆後，擇帥悉出宦人中尉，所輸貨至鉅萬，貧者假資富人，既得所欲，則椎斷膏血，倍以酬息，十常六七。及瑀有命，士相告曰：「韋、裴作相，天下無債帥。」州比水旱無年，瑀相地宜，築隄庸百八十里，時其鍾洩，民賴不饑。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。六年，徙節武寧軍。以刑部尚書召，辭

疾，拜太子少傅。不閱月，復詔節度忠武，卒于鎮，贈司空。

瑒寬和，居官無赫然譽，所至稱治，士人懷之。

劉沔字子汪，徐州彭城人。父廷珍，以羽林軍扈德宗奉天，以戰功官左驍衛大將軍、東陽郡王。

沔少孤，客振武，節度使范希朝署牙將。軍中大會，沔捉刀立堂下，希朝奇之，召謂曰：「後日必處吾坐。」希朝卒，入爲神策將。大和末，遷累大將軍，擢涇原節度使，徙振武。開成三年，突厥劫營田，沔發吐渾、契苾、沙陀部萬人擊之，賊一轡無返者，悉頒所獲馬羊于戰卒，築都護府西北四壘。進檢校戶部尚書。

武宗立，遷檢校尚書左僕射。回鶻寇天德，詔以兵據雲伽關，虜引去。會昌二年，又掠太原、振武，天子使兵部郎中李拭調兵食，因視諸將能否，拭獨稱沔，乃拜河東節度兼招撫回鶻使，進屯鴈門關。虜寇雲州，沔擊之，斬七裨將，敗其衆。以還太和公主功，加檢校司空。議者恨其薄，又進金紫光祿大夫，賜一子官。虜殘衆走，詔沔追北，仍錄李靖平頡利事賜之。軍還，次代州，歸義軍降虜三千，使隸食諸道，不受詔，據渾沱河叛，沔悉禽誅之。

劉稹阻命，詔沔南討，屯榆社。沔素與張仲武不協，時方追幽州兵，故徙義成。會王宰逗留，宰相李德裕表沔鎮河陽，以滑兵二千壁萬善，居宰肘腋下，激之俾出軍。稹平，進檢校司徒，徙忠武節度使。以病改太子少保，不任謁，拜太子太傅致仕。卒，年六十五，贈司徒。

石雄，徐州人，系寒，不知其先所來。少爲牙校，敢毅善戰，氣蓋軍中。王智興討李同捷，收棣州，使雄先驅度河，鼓行無前。初，徐軍惡智興苛酷，謀逐之而立雄。智興懼變，因立功奏除州刺史，詔以爲壁州刺史。智興由是殺雄，素所善百餘人，誣雄陰結土搖亂，請以軍法論。文宗素知其能，不殺，流白州。徙爲陳州長史。党項擾河西，召雄隸振武劉沔軍，破羌有勞，帝難智興，久不擢。

會昌初，回鶻入寇，連年掠雲、朔，牙五原塞下。詔雄爲天德防禦副使，兼朔州刺史，佐劉沔屯雲州。沔召雄謀曰：「虜離散，當掃除久矣。國家以公主故，不欲亟攻。我若徑趨牙，彼不及備，必棄公主走，我當迎主歸。有如不捷，吾則死之。」雄曰：「諾。」卽選沙陀、李國昌及契苾、拓拔雜虜三千騎，夜發馬邑，旦登振武城望之，見闕車十餘乘，從者朱碧衣，

諜者曰：「公主帳也。」雄潛使喻之曰：「天子取公主，兵合，第無動。」雄穴城夜出，縱牛馬鼓譟，直擣烏介帳。可汗大駭，單騎走，追至殺胡山，斬首萬級，獲馬牛羊不貲，迎公主還。進豐州防禦使。

武寧李彥佐討劉稹，逗留，以雄爲晉絳行營諸軍副使，助彥佐。是時，王宰屯萬善，劉沔屯石會關，顧望莫先進。雄受命，卽勒兵越烏嶺，破賊五壁，斬獲千計，賊大震。雄臨財廉，每朝廷賜與，輒置軍門，自取一匹縑，餘悉分士伍，由是衆感發無不奮。武宗喜曰：「今將帥義而勇罕雄比者。」就拜行營節度使，代彥佐。徙河中。稹危覺，其大將郭誼密獻款，請斬稹首自歸。衆疑其詐，雄大言曰：「稹之叛，誼爲謀主。今欲殺稹，乃誼自謀，又何疑？」雄以七千人徑薄潞，受誼降。進檢校兵部尙書，徙河陽。初，雄討稹，水次見白鷺，謂衆曰：「使吾射中其目，當成功。」一發如言。帝聞，下詔褒美。

宣宗立，徙鎮鳳翔。雄素爲李德裕識拔。王宰者，智興子，於雄故有隙。潞之役，雄功最多，宰惡之，數欲沮陷。會德裕罷宰相，因代歸。白敏中猥曰：「黑山、天井功，所酬已厭。」拜神武統軍。失勢，怏怏卒。

贊曰：世皆謂李勣提孤旅入蔡縛賊爲奇功，殊未知光顏於平蔡爲多也。是時，賊戰日窘，盡取銳卒抗光顏，憑空堞以居，故勣能乘一切勢，出賊不意。然則無光顏之勝，勣烏能奮哉？

校勘記

〔二〕元和四年王承宗反范希朝引師救易定 各本原無「反」字。按本書卷七憲宗紀載：元和四年十月，王承宗反，五年四月，范希朝與張茂昭戰承宗於木刀溝，敗之。本書卷一七〇范希朝傳及舊書卷一四一張茂昭傳略同。木刀溝在定州新樂縣，與「救易定」語合。「王承宗」下顯脫「反」字，今補。